

當正統中文遇到異言中文： 謝冰瑩與鍾梅音的個案

許文榮*

摘 要

華語語系文學的提出主要是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外建構更實切的名號，以更好的定義與闡釋包括中國以及中國以外其他地區或國別的文學。最關鍵的劃分在於文本中對中文的運用，是使用正統/純正/規範中文，或是以「異言中文」(Chinese of difference)，前者為中國文學，後者為華語語系文學。無論如何，華語語系文學的討論是進入 21 世紀才開展，但異言中文的出現卻遠早於華語語系概念的提出，是離散於各地的華人與當地本土語彙交融之後的產物。作為出身大陸後遷臺的謝冰瑩與鍾梅音，她們來南洋的動機或許不同，但是她們都無可避免地走入一個她們並不太習慣的異言中文的世界裏。她們從陌生到自覺到吸取挪用異言中文，這是讓人感興趣的過程。她們如何在生活中歸納了一連串的異言中文詞彙，並與正統中文比照，進而有意識地吸納這些異言中文來寫作，而這樣的作品又產生了怎樣的語言形式上的效果。

關鍵詞：正統中文、異言中文、謝冰瑩、鍾梅音、遊記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When Standard Chinese Meets Chinese of Difference: In the case of Xie Bingying and Zhong Meiyin

Khor Boon Eng (Xu Wen-Rong)*

Abstract

The advocating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is a means to construct an accurate terminology apart from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a better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ther Chinese literature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China.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 is the former uses standard Chinese while the latter uses “Chinese of difference”. Even though the discourse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has only started emerging in the 21 century, but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of difference” appeared earlier than that, and is the mixture of Chinese and local languages. As mainlander who later migrated to Taiwan, Xie Bingying and Zhong Meiyin, 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motive to travel and stay in Nanyang (Southeast Asian), they both have to face the alienation world of Chinese of difference. Xie Bingying and Zhong Meiyin feel strange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ey conceive the sense of conscious, and eventually absorb and use Chinese of difference after. This is an interesting proces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y figure out the vocabularies of “Chinese of difference”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standard Chinese, and further adopt them into their literary writings consciously.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what kind of effect in term of linguistic form that their works created in the end.

Keywords: Standard Chinese, Chinese of difference, Xie Bingying, Zhong Meiyin, travel pros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Malaysia.

當正統中文遇到異言中文： 謝冰瑩與鍾梅音的個案

許文榮

一、

由王德威與史書美所倡導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¹，主要是因為中文/漢語/國語在不同的地域國家的使用不盡相同，產生了不同表述風格的華文文學，因此不能簡單的化約為單一類型，而必須個別並具體的加於考察。這與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法語語系文學（Francophone Literature）及葡語語系文學（Lusophone Literature）當有相應之處，可引為參照。張錦忠把各地中文的差異稱為「異言中文」（Chinese of Difference）²，這概念借鑒了英語世界中的「異言英語」（English of Difference），明確的道出了中文也和英語一樣，除了大陸的中州正韻之外，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國度，發展出了不同的詞彙腔調與習慣語。這些異言中文，首先以生活表層的衣食住行為最多，其次是與不同地方的風土民情有關的詞彙，再次是一些習慣語和語尾詞等，在深層文化如哲理思想的表述方面，一般出現異言中文的概率相對偏低。

本文嘗試以兩位從大陸遷臺而又具有南洋生活經歷的女作家謝冰瑩（1906-2000）與鍾梅音（1922-1984）為個案，探討究竟當正統中文遇到異言中文時，會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如何去吸納這不規範的語言，並如何在作品中化

¹ 關於這論題的討論，可參照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陳思和、許文榮主編：《馬華文學：第三文化空間》（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4年），頁73-78；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詞〉，《華文文學》第3期（2014年），頁5-20。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² 有關異言中文的更詳細討論，可參考張錦忠的《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為文學的元素。

謝冰瑩與鍾梅音雖然創作的風格不同，但是他們卻有著一些共同之處，尤其是在大陸的成長經歷。謝冰瑩出身湖南，曾就讀湖南省立第一女校，後考入軍校，當過兵，過後又上大學，畢業與北平女師大，並曾先後在北平女師大與華北文學院執教。鍾梅音則出生於北京，在南京成長，在國立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就讀，後肄業於廣西大學文法學院。這樣的經歷使她們在認知上掌握了所謂的正統/規範中文。遷臺後她們第一次面對語言的「衝擊」，但這「衝擊」對她們的語言意識有怎樣的影響，不是本文的論述範圍。本文的焦點集中在她們的另一個共同點，即她們共有的南洋經歷，而這樣的生活體驗對於她們一向以來的語言習慣，以及她們的文藝創作，有著怎樣的衝擊與調適。

二、

謝冰瑩在《馬來亞遊記》中說，從大陸到臺灣九年後³，遠下南洋。在太平華聯中學執教，在馬來亞居留了三年又一個月的時間。從該校的畢業刊推算，她是在1958年1月到1961年2月在馬來亞逗留，她的夫婿賈伊箴當時也在同一所中學任教，還有一位女兒蓉兒陪同⁴。愛好旅遊的謝冰瑩在這段時間到了馬來亞各名勝景點遊玩，並在返臺後把這段經歷寫成了《馬來亞遊記》，於1961年出版，是臺灣作家所寫的第一部有關馬來亞的散文遊記，與1966年鍾梅音的《海天遊蹤》⁵只有三幾篇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遊記不同，這部著作所收的所有30篇作品都是在馬來亞的遊玩與生活記錄。⁶

³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臺北：海潮音月刊社，1961年），頁3。

⁴ 太平華聯中學1959、1960、1961畢業刊以及筆者與該校圖書館主任游振湘先生的訪談，地點：太平華聯獨立中學，日期：2012年12月18日，時間：上午10點至中午12點。

⁵ 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一、二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年）。

⁶ 由於謝冰瑩有豐富的山洋生活經驗，蘇雪林1964年在赴南洋執教前曾頻頻寫信予謝詢問星馬的方方面面，見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99年），頁229-253；除謝、鍾及蘇之外，孟瑤也曾在1962-64年赴南洋大學任教，見吉廣興：《孟瑤讀本》（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頁270-271。上世紀50、60年代臺灣女作家的紛紛「南進」，這是一個很有趣與值得探討的現象，詳見許文榮、孫彥莊：〈文學的跨國界與會通：蘇雪林、謝冰瑩及鍾梅音的山洋經歷與書寫〉，《中國比較文學》第1期（總第98期）（2015年），頁117-129。

鍾梅音在 1978 年出版的《這就是春天》⁷的序文中說，她在新加坡停留了六年（1971-1976）。「當我寫《海天遊蹤》（1966），序文裏曾有『恨鐵不成鋼』的話，沒想到兩年之後（1968）就去了東南亞，而且一去近十載（1968-1976）」，若以她另外兩部遊記《昨日在湄江》與《遲開的茉莉》的文字記述來劃分，她前三年是在泰國，後六年在新加坡。⁸

三、

謝冰瑩與鍾梅音出於對語言的敏感和興趣，以及想把在當地的生活旅遊經歷寫出來，因此自覺的收集與整理了不少南洋與臺灣（以及大陸）不同的字彙詞語，並撰文談論，尤其是謝冰瑩的〈「進口」與「出口」〉與〈馬來亞僑胞的口語〉以及鍾梅音的〈兩首小詩〉與〈從「做工」談起〉，幾乎全文皆是談語言課題，另外，在她們的遊記作品中，也自覺或不自覺的使用了這些南洋異言中文。

謝冰瑩在〈馬來亞僑胞的口語〉⁹中，整理了 30 條南洋的詞彙/慣用語。她在這篇散文一開頭時說，「入鄉隨俗」是中國的古語，也是我們處事的格言。這個線索很重要，表示他願意放下正統中文的優越感，接納來自邊陲地域的語言。她又說：「初抵馬來亞，有很多聽不懂，也聽不慣的口語，當著朋友面前，自然不好意思笑，只在心裡把這些有趣的材料記下來，慢慢地越記越多，索性寫出來貢獻給喜歡搜集方言，或者想來馬來亞的朋友們做個參考」¹⁰。謝冰瑩對這些南洋異言中文的態度轉變是很大的，從聽不慣，覺得好笑，到把有趣的記下來，並認為這些材料對方言研究者與臺灣讀者有益而專文談論，認同了這些異言中文的存在與它們所具有的參照意義，她所列舉的異言中文列表如下：

表一：謝冰瑩所列舉的南洋詞彙/口語/慣用語

| 號數 | 詞彙/慣用語 | 作者（謝冰瑩）的解說 | （筆者）備註 |
|----|--------|------------|--------|
| | | | |

⁷ 鍾梅音：《這就是春天》（序）（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頁 7。

⁸ 鍾梅音：《昨日在湄江》（臺北：皇冠出版社，1975 年）；鍾梅音：《遲開的茉莉》（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

⁹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頁 123-126。

¹⁰ 謝冰瑩：〈馬來亞僑胞的口語〉，載於《馬來亞遊記》，頁 123。

| | | | |
|----|------------------|------------------|---------------------------------------|
| 1 | 吃茶 ¹¹ | 喝咖啡、茶、汽水等的統稱。 | 也有請客的意思，尤其是對別人的幫忙表示謝意。 |
| 2 | 咖啡烏冰 | 咖啡加冰塊和糖，不放牛奶在裏面。 | 在飲料中加上「烏」都指不要牛奶的意思，包括茶烏、美祿烏、好立克烏等。 |
| 3 | (原、頂上)生抽 | 醬油。 | 一般只用在書寫上，口語時也用醬油，一般上講豇油。 |
| 4 | 原晒油 | 專門用來做紅燒菜的黑色醬油。 | 一般只用在書寫上，口語上稱黑醬油或黑豇油。 |
| 5 | 腳車 | 腳踏車。 | 與臺灣詞彙比照，大陸一般稱為自行車。騎腳踏車在南洋則說成踏腳車。 |
| 6 | 打風 | (輪胎)打氣。 | 南洋華人也把輪胎漏氣成為漏風。另外也喜歡把餅乾受潮了成為漏風。 |
| 7 | 火 | 燈(開火；開燈)。 | 電燈泡上多少瓦/瓦特也用火指稱。 |
| 8 | 吃風 | 兜風。 | 也有遊玩、旅遊、度假的意思。 |
| 9 | 吃風樓 | 別墅。 | 有時也叫紅毛樓，紅毛指洋/洋人。 |
| 10 | 吃風亭 | 涼亭。 | |
| 11 | 頭家 | 有錢的大老闆。 | 有時也是一個奉承語，如到餐廳吃飯或到商店購物，服務員便會把男顧客稱為頭家。 |
| 12 | 巴仙 | 百分比。 | 直譯自英文的 percent。 |
| 13 | 十千 | 一萬。 | 受英文、馬來文的影響，在英文、馬來文中沒有萬這一詞。 |
| 14 | 人腳不夠 | 人手不夠。 | 此說法並不普遍。 |

¹¹ 謝冰瑩在馬來亞所創作的唯一中篇小說《愛與恨》(敘述一宗本地情殺案)，有出現喝茶/吃茶的詞，意思的正是當地華人對這詞的所指。此外還有其他南洋語彙的使用，如阿哈利(馬來名)、斯拉瑪(印度名)、不懂、豬仔、沙河粉等。

| | | | |
|----|-----|-----------------------------|---|
| 15 | 打鋼琴 | 彈鋼琴。 | |
| 16 | 半命 | 半死。 | |
| 17 | 呱呱叫 | 吵死人。 | 也有奉承或嘲諷別人在某方面表現得很好。 |
| 18 | 傻傻的 | 傻裏傻氣。 | |
| 19 | 真美麗 | 凡是好看的东西一律說美麗，不常用「漂亮」。 | |
| 20 | 你走先 | 你先走。 | |
| 21 | 幾個字 | 幾點幾十分的意思（5分鐘=一個字） | 例如十點廿分就講十點四個字，受閩粵方言影響。 |
| 22 | 電珠 | 電燈泡。 | |
| 23 | 律 | 路。 | 至今已很少用，但後期受馬來文影響，有時會寫成惹蘭（jalan） ¹² 。 |
| 24 | 來的 | 這句話特別普遍，有時每一句話的後面都加上一句「來的」。 | 尤其是表示好奇或驚嘆的句子，如「什麼來的，他很辛苦來的等」。 |
| 25 | 罷了 | 這也是說得最多的語尾詞。 | 「了」要讀成 liao。 |
| 26 | 巴剎 | 菜市。 | 直譯自馬來文的 pasar。 |
| 27 | 山芭 | 鄉下。 | 指比較偏僻的鄉下，若是一般的鄉村比較常使用的是甘榜（直譯馬來亞 kampong）。 |
| 28 | 哇 | 這是「呀」，或者「啊呀」的意思，表示驚歎。 | 現今在新馬更常掛在年輕人嘴裡的是「哇佬」！ |
| 29 | 沖涼 | 淋浴。 | |
| 30 | 多少碑 | 多少哩的意思。 | 隨著公里的使用，這詞也不普及了。 |

¹² 蘇偉妮主編：《馬來西亞中文地名手冊》（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9年）。

沒有列在〈馬來亞僑胞的口語〉的詞彙/慣用語的清單裡頭，而在謝散文中直接使用的本地詞彙包括沙蓋(sakai)：一種住在西馬偏遠山區的原住民；阿答屋(atap)：以沼澤尼芭(Nipah)葉為屋頂的木屋，五六十年代在南洋很普遍；沙籠(salong)：用長約三碼半布縫成的圍裙，為馬來男女同穿的服裝之一，印度人與少部分中國人(華人)也穿。這些南洋特有的人、事、物，一般用音譯的方式轉換成中文。

另外還有諸如油鬼子、紅毛年、紅毛樓、噴筒(吹筒)等¹³，謝冰瑩也有在作品中挪用與談論，這些南洋中文詞一般以事物性質的特徵來指稱，就比如說油鬼子，「可以說是人，也可以說像鬼……有這麼一種人，他脫得一絲不掛，全身塗滿了一種黑得發亮的油，又滑又厚，他常常出現在單身女人居住的屋子裡，不用問，他的居心是可以想像得到」¹⁴，油鬼子因此而得名。再如紅毛，指洋人，以他們毛髮的顏色而作為借代的詞。至於噴筒(吹筒)，是原住民打獵的器具，在長竹中挖空竹心，裡頭裝了棕櫚葉骨小箭，箭頭蘸上毒液，以口吹的方式射向獵物，故此而得名。



鍾梅音在《昨日在湄江》若干篇章中，尤其是〈兩首小詩〉、〈從「做工」談起〉、〈「吃」在新加坡〉及〈在莎地亞家「抹乾」〉等¹⁵，談論與使用了不少本地的語彙或慣用語，部分摘錄如下：

表二：鍾梅音所列舉的南洋詞彙/口語/慣用語

| 號數 | 詞彙/慣用語 | 作者(鍾梅音)解說 | (筆者)備註 |
|----|--------------|-----------|---------------|
| 1 | (口)羔 (口)丕 | 咖啡。 | 直譯自馬來文的 kopi。 |
| 2 | 爬地 | 舞會。 | 音譯自英文的 Party。 |

¹³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頁 140、127 及 132。

¹⁴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頁 140。

¹⁵ 鍾梅音：《昨日在湄江》，頁 3-17，123-132。

| | | | |
|----|----------|--|---------------------------------|
| 3 | 巴仙（馬、新） | 百分比（泰國則用「保升」）。 | 音譯自英文的 percent，謝冰瑩也有舉出來。 |
| 4 | 食風（吃風） | 旅行、度假。 | 謝冰瑩也有舉這詞。 |
| 5 | 食風厝 | 度假別墅（食風樓、紅毛樓：別墅式的洋房）。 | 謝冰瑩用過「吃風樓」。 |
| 6 | 打限 | 喝令停止。 | 音譯馬來文的 Tahan，目前已不見使用。 |
| 7 | 別死剝、怕死剝 | 護照（英文：passport）。 | 目前已沒再使用。 |
| 8 | 滅茶拿 | 訴訟（馬來文：bicara）。 | 至今已棄用。 |
| 9 | 三萬 | 法院傳票。 | 音譯自英文的 summons。 |
| 10 | 做工 | 工作、替人打工（拿薪水）。 | |
| 11 | 頭家 | 老闆。 | 謝也有舉這一詞。 |
| 12 | 不懂 | 不知道。 | |
| 13 | 搞通 | 明白了、知道了。 | |
| 14 | 紅毛 | 洋人。 | 受閩南方言影響。 |
| 15 | 三百二十千 | 三十二萬。 | 受英文與馬來文影響。 |
| 16 | 飲勝（音：養性） | 乾杯。 | 這是在馬新宴會上（特別是喜宴）最常用的一個詞，以祝賀一對新人。 |
| 17 | 撈魚生 | 又稱為「七彩魚生」。一種應時年菜，通常在年初七時享用。裡頭是涼拌生魚片，外加紅白蘿蔔絲、青椒絲、紅椒絲、碎炸麻花、莞荳、花生屑、芝麻……以及各種 | |

| | | | |
|----|----|------------------|----------------|
| | | 的香料、調味料，更重要的是白醋。 | |
| 18 | 沙爹 | 雞/牛/羊肉串。 | 音譯自馬來文的 satay。 |
| 19 | 抹乾 | 馬來語 makan 的音譯。 | 鍾梅音自創的詞。 |

鍾梅音所談論的南洋中文和謝冰瑩的清單有一些重複之處，如食風(吃風)、巴仙、頭家、三百二十千(十千)等。另外，謝冰瑩也在其他作品中使用紅毛、紅毛樓，來指稱洋人與洋房/別墅。這表示鍾梅音似乎沒有讀到謝冰瑩的作品，特別是謝的〈馬來亞僑胞的口語〉，儘管她的作品比謝冰瑩遲約十年才出版。她的其他作品也完全沒提及謝冰瑩的《馬來亞遊記》，這倒是令人有點納悶的。無論如何，這或許和當時的文學出版物在本地的流通並不普及有一定的關聯。這些重複/相似的詞彙可被視為是馬新兩地非常通用的異言中文。

另外，謝冰瑩以臚列的方式，鍾梅音則以較靈活與較具可讀性的方式談這些南洋中文。例如在〈兩首小詩〉以兩首民間的打油詩來談，其中一首為「土生最愛滅茶拿，認得倫敦是祖家，不怕囉吱三萬到，絕無出境二王花」。鍾梅音本身註解說：囉吱是英文的 Notice，就是通知；二王是殖民時代的輔政司；花是英文的 warrant，驅逐出境的意思等。她借著這首詩諷刺那些取得英國護照就不認祖歸宗的華裔律師，舉了不少異言中文。當然有些至今已不見使用，如滅茶拿、囉吱等。

在語尾詞方面，計有來的、罷了(liao)、啦(拖得長長的)、哪、哈等，不過「來的」這語尾詞舉得最多，如「這朵花兒，開得很美麗來的」、「這些草長得很快來的」(謝冰瑩)；「是隔壁紅毛家來的」、「大概是樹來的」、「是杯子來的」(鍾梅音)。謝冰瑩還特別強調說：「這句口語特別普遍，有時每一句話的後面都加上一句『來的』」。她們可說是觀察入微啊，也讓我們曉得，這句話在六七十年代已經非常流行，至今馬新老百姓說話，仍然離不開「來的」的習慣。

此外，不論是謝冰瑩或鍾梅音，她們對本地特色飲食的異言中文有很大的興趣，謝冰瑩就列出了吃茶、咖啡烏冰、榴蓮、黃梨等，鍾梅音也舉出了撈魚生、沙爹、海南雞飯、(口)羔(口)丕等。對於外來者來說，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是她們必需去努力適應的，衣食住行是每天要面對的事物，因此關於這幾方面的詞彙特別引起關注，如衣(沙籠)、住(阿答屋、吃風樓/厝)、行(腳車、多少碑、律)等，更何況是每日三餐必須考慮的飲食蔬果，因此很快引起關注也就很自然

了。例如謝冰瑩一家人從討厭榴蓮，到接受榴蓮，到喜歡榴蓮，到榴蓮（流連）忘返，在那篇〈榴蓮與山竹〉¹⁶的散文中敘述得很為精彩，展示了正統與異言中文的融合所產生的藝術感染力，也印證了她本人在南洋怎樣的入鄉隨俗。

此外，這些異言中文裡頭，有不少是受華人方言的影響，尤其是閩南語與粵語，因此有不少是方言式的中文，譬如：吃茶、吃風、傻傻的、頭家、搞通、飲勝、撈魚生、山芭、生抽、咖啡烏、「我走先」等，這與南洋地方早期移民多來自南方方言群有關，雖然他們與其他方言群人士的溝通通常使用中文/華語，不過還是無法跳脫本身的「母語」，把自己的母語「直譯」成中文/華語，時日久後，在約定俗成之下，這些方言詞也就大搖大擺的進入中文/華語了。另外，謝與鍾也舉出了不少從馬來語和英語轉換成的中文/華語，如巴仙、巴剎、沙爹、爬地、三萬、律等。有趣的時，由於英文與馬來文中沒有「萬」這個概念，因此本地華人在數字的表達上也深受馬來文與英文的影響，在應該表達「萬」時，卻要講「十千」；因此三十二萬，就說成三百二十千了，這對剛剛來到南洋的謝冰瑩與鍾梅音聽得很不適應吧，但久而久之大概也就見怪不怪了。

如果沒有使用這些異言中文，她們或許無法清楚傳神地描述南洋地方的風土民情、飲食文化等特徵，例如沙蓋、噴筒/吹筒、阿答屋、沙籠、油鬼子、紅毛樓、撈魚生、沙爹等概念，要如何尋找相應的正統中文詞彙來表述，即使找到了也是隔靴搔癢，搔不到癢處。況且她們住了幾年下來，也會慢慢被同化，改口使用了這些異言中文，以便能夠更好與當地人溝通，因此在她們的作品中也就自覺或不自覺的使用了這些南洋中文。另外，關於這些詞彙的運用，也讓研究本區域的學者，特別是研究飲食文化的學者，在文獻上找到南洋華人飲食文化習慣的跡。例如鍾梅音寫於 1973 年的〈吃在新加坡〉時就提到「撈魚生」，讓我們知曉在 1970 年代初期的新加坡，撈魚生已經非常普遍。還有比如謝冰瑩與鍾梅音都有提到的「沙爹」，證明 1960、70 年代這種馬來小吃已經普遍被華人所接受，成為華人所喜愛的食物之一。

五、

無論如何，她們在使用這些異言中文時，由於無法進深到本土社會歷史語境

¹⁶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頁 136-139。

中，難免也有犯錯誤。諷刺的是，這些錯誤往往是想以正統的中文來糾正異言中文，結果反倒改錯了。

以謝冰瑩為例。謝在〈詩一般的福隆崗〉、〈福隆崗日記〉¹⁷中，認為福隆港的「港」字可能是「崗」字的誤譯，因為福隆港是山區，不是在海邊或海港。無論如何，具有馬來亞政治歷史知識的本地人知道，它的得名與港主的制度有關，過去馬來統治者把一些地方租借給華人去開闢與發展，這些新闢區就稱為「港」。因此，該地的中文名稱就叫什麼什麼港，例如吉隆坡的文良港也一樣不是海港。因此「港」字並非「崗」字之誤，謝冰瑩由於沒有深入本地華僑史，因此不知這個掌故，從地理特徵來改正其名，結果反而犯錯了。

另外謝在〈馬來亞的華僑婦女〉一文中也使用了「琉璃女」這詞，指稱淘洗錫米的女工。無論如何，這詞用得是不正確，準確的稱法是「琉璃女」，這與本地淘洗錫米女工手上所握的洗盆有關，這種洗盆的馬來語稱為 *Dulang*，音譯成中文為「琉璃」，因此便有「琉璃女」這稱法。正統中文裡因有「琉璃」而無「琉璃」，因此謝改成琉璃，但卻又犯了錯誤。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從臺灣遠赴南洋旅居的謝冰瑩與鍾梅音，在南洋生活期間，她們正統中文的背景與思維，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進行調適，吸納一定程度的異言中文，以便更好的融入本土，冀能與本地人溝通無礙，但更重要的是使用這些異言中文去完成他們的遊記寫作。她們主動吸取相關口語/詞彙/習慣語來表達南洋的風土民情，以準確的詠物、談理、說情。基於對語言的興趣使然，她們或者臚列了一系列的南洋華語的清單，或許在寫作中融入這些異言中文，成為了臺灣人最早理解南洋中文的橋樑，溝通兩地的人民與文學。使他們所列舉的南洋華語並不完整，比如目前很流行的峇峇娘惹（華人與馬來人混血兒）、甘榜（鄉村）、嘛嘛檔（伊斯蘭印度人的茶館）等並無在清單中，可以是她們的遺漏，但也可以理解為當時這些詞彙還不是那麼流行，從中也可看出南洋中文詞彙的變化與發展。彼二者作為初步的介紹與運用南洋異言中文的作家，她們的努力與表現仍然是值得稱許的。

¹⁷ 這兩篇文章是應《學生週報》之邀到福隆港參加該週報舉辦的文藝生活營後而寫，謝冰瑩：《馬來亞遊記》，頁 67-80。

參考文獻

-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象與越界建構〉，陳思和、許文榮主編：《馬華文學：第三文化空間》，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4年。
- 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詞〉，《華文文學》第3期，2014年。
-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 吉廣興：《孟瑤讀本》，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
- 馬來西亞太平華聯中學歷屆畢業生編：《太平華聯中學畢業刊》，太平：馬來西亞太平華聯中學，1959、1960及1961年。
- 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編：《華文譯名手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2005年。
- 許文榮、孫彥莊：〈文學的跨國界與會通：蘇雪林、謝冰瑩及鍾梅音的南洋經歷與書寫〉，《中國比較文學》第1期（總第98期），2015年。
-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 謝冰瑩：《馬來亞遊記》，臺北：海潮音月刊社，1961年。
- 謝冰瑩：《愛與恨》，吉隆坡：蕉風出版社，1960年。
- 鍾梅音：《海天遊蹤》（第一、二集），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年。
- 鍾梅音：《這就是春天》（序），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
- 鍾梅音：《昨日在湄江》，臺北：皇冠出版社，1975年。
- 鍾梅音：《遲開的茉莉》，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
-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日記卷》第四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99年。
- 蘇偉妮主編：《馬來西亞中文地名手冊》，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9年。